



夜

目 次

序	俞平伯
風雨之夕	1
朦朧	2
夜	3
長夏雨中小品	4
夜行	5
別後	8
五月	10
和平的景慕	12
月亮與黃沙上……	14
靜眺	16
紅影	17
沉寔	18
無題	20

春秋	21
月台	22
沒有人覺得	23
在	24
冬風之晨	25
二十世紀的悲憤	27
自己的寫照	29
風沙之日	31
信口之歌	33
灰的空中	34
秋深的落葉	35
在空山中	36
斜倚在……	37
那時	39
除夕	42
洗衣歌	44

春雨之夜	46
花穗春風	47
當你	48
想起你來	49
北風	51
春風	52
有一首歌	54
幻想	56
再見	58
古園	60
破滅之歌	62
黃昏	66
林中	70
黃月之夜	74

序

我的“詩店”及附設的問心處，在若干年前已貼上修理爐竈的紙條，經過若干年的風吹雨打，這紙條早已弄得不成樣子了。靜希忽來叩此久閉之門，頗出意外，倉皇之下，空言搪塞之。靜希當曰“意中事”，勿怪也。

即老博士的問心處的招牌，也久已粉碎了。他說，新詩這個小子在同伴中，比較是有點出息的，但後來怎麼樣呢？現在的新詩集有抄本，有自印本，却少坊印本。牠處處碰壁，連我也覺得寂寞。怪不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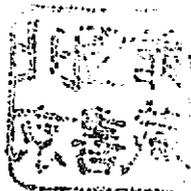
靜希便是能寧耐此種寂寞的，他近年的興味完全被“詩”吸收了。他不問收穫，只黽勉耕耘着，但他確信新詩是有前

途的。這種康健的樂觀和努力，很使我愉快；莫非老博士真有根麼？

他的詩自有他的獨到所在，所謂“前期白話詩”固不在話下；即在同輩的伙伴看來也是個異軍突起。他不贊成詞曲謠歌的老調，他不贊成割足適履去學西洋詩，於是他在詩的意境上，音律上，有過種種的嘗試，成就一種清新的風裁。

信口腔，隨心令的時代是過去了，依樣畫葫蘆的時代是過去了，眼面前的問題是怎樣才能在新的道路上切切實實開步走。所以這一班少年的，英雄的衝鋒隊，總歸是值得羨慕的。“夜”就是靜希初入伍的一種文書，那麼問心處的關門，不但是當然，而且是倍很可喜的事情。叩我荆扉，殆非求卜乎？

平伯一九三三，六，一。



風雨之夕

濛濛的路燈下
看見雨絲的綫條
今夜的海岸邊
一隻無名的小船漂去了

高樓的窗子裡有人拿起帽子
獨自
輕輕的脚步
紙傘上的聲音……
霧中的水珠被風打散
拂上清寒的馬鬃
今夜的海岸邊
一隻無名的小船漂去了。



朦 朧

常聽見有小孩的脚步聲向我跑來
咳！中止於一霎突然的寂寞裡
春天如水的幽明
遂有一切之倒影

薄暮朦朧處
兩排綠樹下的路上
是有個不可知的希望在飛嗎
是！有一隻黑色的蜻蜓
飛入冥冥的草中了

夜

夜走進孤寂之鄉
遂有淚像酒

原始人熊熊的火光
在森林中燃燒起來
此時耳語吧？

牆外急碎的馬蹄聲
遠去了
是一匹快馬
我爲祝福而歌

長夏雨中小品

微雨清晨，
小巷的賣花聲；
花上的露，
樹旁的菌，
階前的苔，
有個蝸牛兒爬上牆來。

夜行

夜像海一般的深！
我獨自在夜的深處；
眼前看不見什麼象徵；
耳邊聽得風在走路；
青蛙在遠方拍手歡笑；
荷塘的花香一陣陣吹到；
螢火蟲迎面飛過向我招手，
我不回頭只管往前走。

我走上了無人的墓地內，
聽蟋蟀伴着死人的枯骸
唱一曲“今宵有酒今宵醉！”
那死人哈哈的笑起來。
這時雲端露出一顆金星，

微光照定那墓中的心；
螢火蟲迎面飛過向我招手，
我不回頭只管往前走。

野薔薇牽住了我的衣角，
楊柳枝時時打上面頰，
有美麗的笛音在遠處——飄渺！
那是個仙女罷，弄着魔笛？
飄飄！我想起她的白裳隨風吹起，
在五月的花香裏——飄飄！
笛音斜刺裏落在身後已久，
我不回頭只管往前走。

我走走到夜的更深處，
腳下踏着平坦的大路；
我挺起胸來像一個戰士；

向前走去心中再沒有事。
我覺得我高，高出了雲道；
我覺得我低，低得快沒有，
我高高低低只有我知道！
我不回頭只管往前走。

我走得兩腿像是車輪，
毫不費力的邁步重重；
不知什麼時候已走在燈下，
我回過頭來什麼都沒有。
我看着，沒有說話，
玻璃杯旁放着一瓶酒！

別 後

馬蹄了得
好像也隨着你走似的
我獨自騎着在河邊
我要問你走時的心境
你同我一樣吧！點點頭
然後才覺得空寂？
不定什麼時候
你會看見我
帶了北平的塵土
落在你家
精緻的茶桌旁
大家一齊笑。
眼前的河水啊
你攔住這些了！

但擔心不回去。

郵差來到宿舍門外，敲一敲

“林先生有信！”

五 月

如其春天只有一次的相遇
那該是怎樣的不捨得失去
爲什麼我們有時說不定
要捉住一隻正飛的蝴蝶呢
它只有這一次的生命

葦葉的笛聲吹動了滿山滿村
象徵着那五月來了
不美嗎？這時的黃昏
把青春賣與希望的人
因青春而失望了

快樂是這樣的時候
當我醒來天如水一般的清

那像你的眼睛！愛
她說我消瘦了，我的心
輕輕的落出天外

聽慣了來福鎗聲
會想到命長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吧
不是嗎？愛
五月裏的杜鵑，野有鹿鳴。

和平的景慕

和平的景慕

翩翩去若驚鴻

黎明中走近籬笆

採一朵紫色的牽牛花

這事情彷彿是夢裡有的

但什麼時候醒來的呢！

黃昏沉寂之一霎

漠漠中一切

將繼黑夜而起了

天邊冥冥裏

幾隻驚鴻翩翩飛過而去

遠處

有人指點——有人凝視

繫住了與衆人與它的是什麼呢

那將消失的孤影
沒入在漸暗的夜來裏
黑夜的蠕動此時乃可聽見
和平的景慕
翩翩去若驚鴻
大地的喘息如牛。

月亮與黃沙上……

月亮與黃沙上少年的影子
使流水與流年都成爲惆悵
過去幕幕在無人處的深埋
終生出追憶的留戀來
兒時的足跡，清晰的
忽覺得很遼遠了
不可以細看，醒來的想
又覺得漸小漸小
不能抓住什麼一宵的微夢
它本身是人間一絲絲的恨
因此來時便有無限的憧憬
去時的風將你叫醒
你更忘了所以留戀的原因
但假如細想啊你定會知道

遠燈當深夜裡你以為是星
那一夜滿天的烏雲悄悄。

靜 眺

在馬上
看自己英雄的影子
馬蹄丁得，停止在海邊
海面無聲息的微動
淨藍中有自由的風
波上的鳥
象徵了人的意志，
與許多不可解的事
同有可愛的容顏
沉入海色裏。
天邊的雲，帶來
不知什麼的消息
遠處的幻想
像時而的浪花，只一瞥
流下沙灘去

紅 影

黃昏時翅膀的聲息，
蝙蝠飛復於堂前……

紅日落下山頭了，
模糊，
美麗，
我獨自有了影子！

我爲什麼不肯走開呢？這裏
咳！我在等着誰嗎？
我愛什麼的美麗呢？
我忍住不想。

沉 寞

白日土崗後蜿蜒出火車
許多人在鐵道不遠站着
當有一隻鳥從頭上飛過
許多人仰頭望天
許多欺負人的事使得
一個好人找不到朋友
街上燒豆腐
的香味
空的口袋裏摸進一隻手
賣豆腐的人高聲在叫賣。

大人拍起桌子罵更生氣
四隣呆如木鷄
孩子撅着小嘴

站着
像一個啞叭的葫蘆
搖也搖不響

無 題

天上飛過流星時，
河面正破一個水泡，
愛的滋味這時有人知道……

春天最動人的是杜宇，
那常是哀啼未終；
人是完了，所謂心靈之深處！

把心攔住唱一首歌，
像一座頹倒的古廟
隨便的忘掉，再記不起來。

春 秋

夜間高樹上如其流過
暖風，鳥叫得更可怕
這時墨的窓前，
辦不出鼾聲的聲息

人如騰在半空中
黑暗裏有竹影搖搖
抓住一把，沒什麼
但覺得浮盪

醒來
金鐘兒使得月色更清了
風在白楊的懷裏奏着美曲
已是秋天

月 台

每個風塵的臉
帶着不同的口音與切望
從炎熱或寒冷的地帶
走過這地方
乃爲一個或兩個人所認得
便只留下空的月台……
微若回憶
同工人們的鼾聲。
二十一午夜
車站旁一道平行的月光
突然有汽笛驚叫
像深宵的夢醒，想一想
又入無言裏

沒有人覺得

覺得在一羣人中原來我並不重要
我悄悄退出
暮春陰雨天，柳絮飛過西冷橋畔
狹而長的馬路上
有一個高人靜悄的走來。
回身下一個山坡
眼前一條無窮盡的白路
一些人走着
高空吹過夏天的風
沒有人覺得！

在

在春風綠草中
仍漸入於沉寂
透生可惜的想頭

如霍亂菌之無所謂，這是人類
蛀滿了蠹虫的木頭人
絆脚於周圍
終於有因此跌死的一天
不可氣嗎
才出世的蒼蠅啊
你怎樣與人熟識的呢
生於愚人與罪人間
因覺得天地之殘酷！

冬風之晨

冬風的冷酷，
當路上的風吹裂昨夜的冰；
沒有一句真話，
因此敲碎了我的心！
“世界上誰都沒有完美！”
這格言安慰了一位少年；
他獨自走了。
冬風的冷酷，
令我徒然熱愛
仍抱着冷的而回來！
短的生命中，
青春爲換什麼便隨着回顧消滅？
快樂是那些人，
因此可憐的心失掉了一切！

眼前只見有影子混來；
在那裏欺騙藉慰……
終於便又有走漏的一天！
於是我方才啊！
在這冬風之晨裏
抱着熱出去抱着冷的而回來。

二十世紀的悲憤

二十世紀的悲憤，
像硬石在泥坑黑底；
人的逃罪隨着欺卑，
遂時使憂勞愛殘酷之血矛。
先世的人有原諒人的心，
如今堅持還要不？
忍住欲你忘記間，
於是反潛入心靈之深處！
幽美的想，
往往因此驚返。
黎明清曉之鄉：
雖有呢喃小鳥啾啾，
總拖落飄然的心，
不令高過院裡的瓦色！

入暮模糊中，
想殺一可恨的人……
終以又怕生博愛的牽掛，
遂一切罷休了！
二十世紀的悲憤，
乃如黑夜捲來；
令人困倦；
漫漶着傷痕，走過都市的城。

自己的寫照

一個靈魂的驚躍，
高吊在上面，生的因果；
它摸出一顆心，
因此有哀歌同暫時的笑渦。
聽人性中的難堪，
悲歡輕輕攙住了！
來的路上滅了一個個星，
更為什麼緣故不時的回顧？
沒有什麼恐怖，
不用來掩住。
熱烈生之一切，死的追逐啊，
美麗歷來與憤恨間
終於躲不開——
大喊一聲

溼透顆真心的淚！
海嘯中的怒濤，
更爲什麼悲號？
焦急着一件件無法留戀的，
嘯！那一切變了！
擊碎時多少的無奈？
快刀揮斷了亂麻。
孩子的心愛惜一切，
窸窣落下淚來！

風沙之日

行人張皇走去
漸覺得空寂
路旁只見有石像矗立
所象徵的是什麼呢
十字路口踞着個獐頭鼠目的人
“善觀氣象”！
我仰頭天上的日影
却在層雲背後
白慘的
是二十世紀的眼睛。

房上的瓦一片一片吹落了
乃聽見屋裡有清脆的笑聲
永遠爲人所不能明白的！

我徘徊於大街上
日頭西沉時
像一個卵黃
晦澀而無光

信口之歌

街上走過一些人與擔子
天上飛過一陣陣的鳥
遂在半夢中
耳邊又有伶俐的拍手笑語
因此愚惑的是
暮中的啼鴉，聰明的早已睡了

昨夜의 夢
醒在兩手不自主的一拍裡……
如一個未破的空罈，
常有種種的回響。

灰的空中

灰的空中

飛葉如一把薄刀豎立飄來

這時遠遠的雲上一定

深青的

有一絲的金風繞着每一個星

熱風的林

有壯士舞刀，歌震盪。

北極洋冰裂的聲音

昨夜的夢裡

我想到早晨牧場上

看看明淨的霞

秋深的落葉

秋深的落葉，
乾枯得太易碎裂！
愛它的人啊，
請不必來掃罷！

知道有人在關心着此處；
無力的睡在地下，流不出感激的淚；
何況再有偶而的愛撫，
怎能不片片都碎？

愛它的人啊。說一聲溫柔的
再會，走罷！
或者你再來看它一次，當你忽然能
 [想起了這一次；
也許那時它已是無影無踪，
因為曾在一個有風的夢中！

在空山中

在空中山我狂喊一聲，
聽到一陣熱烈的回響；
然而這依然是我的那一聲；
無聊！把個氣球放到天上去，
願醒來時滿眼的風箏。

乘有人還在留你時，走罷，
人只好這樣啊！
明知一般的自作自受，
却眼看着無奈的消復；
不可以原諒嗎？
昨夜夢中的天涯！

斜倚在……

斜倚在荒原暮景的山坡，
有童子唱着古代遊牧之歌；
遠處的笛聲與牛羊的低叫，
隨晚風流出芳草的深笑。
這時正有：一行白鷺；
從天邊帶着晚紅，跌入野霞飛處。

黃昏的星盈盈的亮在西方，
天色柔和閃着淡藍的微光，
漸漸的朦朧了却又睜開眼來，
四野的蒼茫浸入半夢的胸懷。
這時正有：一縷青煙吹起，
從山跟的草原迷入眼底；
把牛羊的低叫與嗚咽的笛聲。

依約的迷漫在萬山叢裏，
令不知覺中一點欣欣的古意，
充滿於低低的天幕下，
這時我記起了你！
一個秀美的牧童爲我吹笛，
那面孔你若見着時會怎樣的喜歡；
一個牧羊的少女挽了他的手臂，
他們去了，愛呀！
我這時心中充滿的吻意
點綴了薄暮中最後的一剎那；
那明天再來時將不是這樣了罷！
正和野風中往時的古意
如今渺茫得如吻後的餘謎！
深心！隨着一縷青煙飛盪，
冥色合攏時已在你的身傍。

那 時

青色微冷的天，
初秋的早間；
太陽透明得像塊水晶石
那是我兒時，
與友伴嬉戲在小山間
不曾忘了的一天！

空氣如此的好，
心地明亮和溶；
人的嬌小，
宇宙的函容，
童年的欣悅，
像松一般的常浴着明月；
像水一般的常落着靈雨；

像通澈的天宇，
把心亮在無塵的太空；
像一塊水晶石放在藍色的海中。

如今想起像一個不怕蛛網的蝴蝶，
像化淨了的冰再沒有什麼滯累，
像秋風掃盡了蒼蠅的粘人與蚊蟲嗡嗡的時
像一個難看的碗可以把它打碎！ [節，
像一個理髮匠修容不合心懷，
便把那頭索興割下來！

風聲蕭蕭，
樹微微的搖；
搖得那樣的輕飄，
更沒有一根沉悶着的枝條。
搖！ 搖得那樣的輕鬆，

每個葉子嬉嬉的像一羣孩童；
像愛神白衣飄飄的姿容；
像海神的青絲髮吹散在海風中；
每個枝子自然的牽動了淡泊的樹
幹，
於是清涼的水從根中直搖到葉端發
散；
輕鬆裏，花開結果
孩子們一聲天真的笑
那時有我！

夕 除

今宵只記得今宵的夢，
明早和這夢兒作別！
除夕只是一宵的恨，
點點頭脫下睡鞋。

回想到過去的夢和醒；
回想到前年和去年；
燭光搖動着一團黑影，
直閃過不定的明年！

窗外這時陰森の後園。
有絲般的風暗裏尖叫；
細算過去不清楚的機緣。
在恍惚中又已失掉！

明早願看見高的天空，
有新的鴿子翱翔撲朔；
想立在錢塘江口的雲中，
看江水時無聲的流過！

洗衣歌

洗衣！洗衣！

晶滢的泉水流過小溪：

帶着，肥皂的白沫；

帶着，褪下的顏色；

洗衣！洗衣！

一齊流去小溪。

光滑的石子在水中，

一件件衣裳慢慢的沖：

柔滑！女人的手；

一雙，白玉的藕；

洗衣！洗衣！

一齊流去小溪。

洗下男人的汗來；
洗下女人的粉白；
清泉不斷的湧來！
肥皂的白沫，褪下的顏色，一齊流
過；

洗衣！洗衣！
一齊流去小溪。

春雨之夜

潺潺的春雨，
打碎了深更的夢鄉。
夢裡的花不見了，
簾外的花正香！

今早的湖上，
綠水漂浮着誰家的花瓣？
想到宵來驚醒時，
深深的心傷。

花穗春風

當雌花穗與雄花穗拂動的時候
隨着那春風——那一夜的春風！
看着微藍窗格子外的夜色：
床上的人
才燒過了舊年的信
那無力，無力的神情
雌花穗與雄花穗拂動的時候
吹過窓前
那一夜的春風！

當 你

當你想到一個有意義的悲哀時，你並沒有！

在你還覺得可哭時，流下淚來罷！

不要想到將來，那會連今天都沒有！

若想到酒後是如何，人怎樣肯醉啊？

選擇一塊可以安睡的地方時，你並沒有！

在你還覺得柔軟時，合上眼來罷。

選擇一個十分迷戀的心，也許是有；

在你還覺得迷戀時就此迷戀罷！

一點傷心的淚落在脖子的心上，

把脖子氣得笑了！

一隻鳥想那好花開在身傍，

抱着一片飛着的落葉去了！

想起你來

雪覆住那茅屋，一鉤新月
斜掛在樹梢頭，驚動了麻雀；
這時可有人在樹下徘徊，
看遠處的山頭想起我來？

在同樣的月色同株樹下，
我曾癡望過這動心的畫；
在別了你前那一宵的深談，
可記得月色正同樣的微寒？

無邊的白雪落在山北山南：
怎不有一片雪花飛過山巒，
把你的吻痕輕輕印上，
落在念你者的唇傍？

無邊的白雪飛入胸懷，
看遠處的山頭我想起你來！

北 風

北風括得滿院塵埃，
枯枝從樹梢頭吹落下來；
落在凍冰的井傍，落在寂寞的心上！
有散懶的足音在空疎的屋裡徘徊。

一隻貓叫一聲急忙走過，
黃沙的地面被爪痕踏破；
掃過來一陣風，乾冷的響聲——
掩蓋了屋裡的寂寞，不定的蕭索。

暗紅的日頭遠落在前村，
光照在冷壁上微微含溫；
樹林裡搖顫，牆頭上黯淡，
人知道已到了一日的黃昏。

春 風

可愛的春風啊，你來了！
你吹開了朵朵的花，
吹叫了枝頭的鳥；
春風，可是還有人愛你嗎，
假如沒有那花與鳥？

你吹得天上的星影依依，
你吹得月兒微波欲碎，
人們在為你歎息了：
那美麗的風啊！
然而假如沒有月與星呢？

你吹，吹入了半夜的深山裏，
那裏沒有人讚美你；

你靜默的吹來，靜默的吹去
山安睡在你的懷中了！

它不爲什麼只覺得這樣好，
不禁你也在山中睡倒；
於是山洞裏跳出清麗的泉，
山谷裏長出欣欣的草。

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我願低聲的唱，
在你的耳邊如絲的游盪；
夜天底下若有神來聽，
把這一首歌帶到你心上！

昨夜的夢裏在你的身旁，
醒來的眼淚沾濕了面龐；
夢裏的人啊！你是那樣的憔悴！
爲了我不明白你嗎？你獨自悽惶！

我更夢見一陣怪風，
吹得我不能出聲；
我在醒來的枕畔，
細數牆外的殘更！

三更敲過了夢境遲遲，
思量那夢中未盡的言辭；
你已走得那樣的遠了……
當我再覺到夢意來時！

夢轉的游魂不辭百般消瘦，
多傷的心頭再無人知後；
讓我唱完了這一首歌，
這歌聲將流出我們的宇宙！

爲了這首歌我再喝一杯酒，
多情的人啊！你慢一步走！
伴着這歌聲我從此便長醉，
在無心的路上更向你招手。

幻 想

幻想着白雲中似有的仙境，
看薄霧隱約着青的山影，
真是這樣嗎？一聲斷喝！
從此不會有夜鶯再來唱歌。
美麗的燕子飛過幾聲尖叫；
看見一隻醜小鴨向天傻笑；
不要思量吧！燕子你快飛，
再等等你的愛人要找不到！

山野的英雄常在落日的蘆葦邊；
聽摺笳聲吹起在多風的山顛；
經不住柔腸如絲的扯斷，
不敢拾起春朝的花鬢！
北風吹凍了的心啊！不要思量！

若真個溶化了：那一絲絲的風，
一絲絲的微浪，
到又漸漸的平靜了一
將如何的留在心上？

一次的追問驚散了幻想之雲，
再問一聲直透過青色的蒼穹。
什麼去處燃着不滅的火盆！
那宇宙？那日月？那星辰？
假如夢裏的事都變成了真的，
假如孤魂真會渡過忘河，（註一）
願意這樣嗎？還是不願意？
看！天上的風波吹起響螺！

註一：西方相傳冥冥中有忘河名 Lethe 飲此
河水即忘生前事，歐人進視此河為幸福之河。

再 見

秋風吹裂了高天，
紅日墜下了地平綫；
荒郊上飛起一縷青煙，
親愛的，我們再見！

願忘了有那樣的一天，
幾番的令人留戀？
然而馬上已掛好了長鞭，
親愛的，我們再見！

願永遠是水中頑石，
願頑石不再思索；
雖然！總會有想起你時，
願灑淚於無知的沙漠。

多少人癡望着炊煙起處——人家：
那是多少戰士懷憶中的所愛？
但黃昏時自有一陣飛鴉，
暗飛在流離的天外！

古 園

在一箇古的花園中，
有一座維娜絲的石像已經額破了。
每當夜色淒迷，或眉月初彎，
我常聽見一曲小歌輕輕的吹來，
隨着風，如風的流過：

‘我飄飄，像太空中一絲將散的織雲；
我飄飄，像秋風夜半吹落的花朵；
飄飄！在這世界上，
並沒有一箇人真的愛我！

‘這座古代石像之旁，
那時聖潔的白裳還未脫落；
我多情的侶伴曾伸過多情的手，
我隨着她輕輕的走過。

‘那時的月色正像今夜的淒清，
那時真沉醉是我的心！
甜的吻後我仰起頭來，
愛，恰滿胸懷！

‘不知什麼時候這座石像壞去？
我再來時園子已是如今！
沒有人能說出為什麼緣故，
維娜絲有那麼美的眼睛！

‘我飄飄，像太空中一絲將散的纖雲，
我飄飄，像秋風夜半吹落的花朵；
飄飄！在這世界上，
沒有一箇人真的愛我！’

破滅之歌

初戀！

在嫩小的心頭牽磨，

永不會再忘了，

縱只是曇花一現！

永不會忘了，因為那是初次；

那是希望的開始；但破碎了！

再有的希望：

只為想補償這一回，

然而那希望是永遠在期望着——

這第一次的飛回！

如刀的猝割：

我的夢都飛去了；我曉得！

昨夜從睡中哭醒，

那不能與我以醒後的什麼！

假如這失掉的

追回，能允許我努力；

我絕不因爲困難，肯有一分

放鬆我握緊的手！

然而我如今再沒有

可以追求的理由。

我默默，並不是想走；

我依然在希望：

希望能多有一刻

在你身旁的停留！

失掉了滿心的相信後，

從此，真正折斷了我雄飛的羽翼；

牽就！對於一個孩子

他不知道！他不能忍受！
抓住一個很很的鐵錘，
因此敲破了無邪的心！

我決不再苛求，
若有再戀肯向我點頭；
我將媽胡得像一個平常的午睡。
然而我珍貴！
珍貴我初戀無暇的心；
我寧把它藏在天上；
雖然我希望，
希望這一顆它能再飛回！

有一次我若能看見：
你有滿心說不出的快樂，
我知道那是什麼！

傷心！但我并不恨，
我將相信世界的美滿；
心中那時也有一點溫暖。

孩子的嘴脣，
飲一杯辛酸的酒！
願我初戀的心，
在天上永久……
珍惜它那完美的光輝，
我爲它再飲一杯，
午夜醒來；
聽見的是豆腐房終宵磨轉的石碾！

黃 昏

我來在山頭將半，
我望見明滅流霞；
一陣飛鴉忽然驚散，
散落在薄暮的天涯。

天涯吹動了喇叭聲，
落日裏寒煙幾縷；
又到一日的黃昏，
多少人黯然無語！

爲了黃昏下多少人的漂泊，
嫣紅散染了前村；
爲了多少淚在這裏零落！
黃昏，我愛這黃昏。

三月的枝頭靜悄悄：
傍晚時香到人家；
是多少的斜陽古道，
又都來滿地殘花？

殘花還留得一瓣餘香，
行人早已是幾番憔悴了！
在天的一角，人間的一鄉，
別時如煙之飄渺！

行人低頭無限的思索，
嫣紅散染了前村；
爲了多少淚在這裏零落！
黃昏，我愛這黃昏。

黃昏下隱藏着多年的故事，

如夢如影，淡沒入心靈。
山頭照過溫和的紅日，
輕喚起多恨的幽情！

幽情引動了一度的思量，
心上又添得幾重滋味？
不斷的山風水一般的涼，
再吹下舊時的清淚！

故事獨自裏輕輕敘述，
嫣紅散染了前村；
爲了多少淚在這裏零落！
黃昏，我愛這黃昏。

秋日的梧桐葉隨風飄蕩，
掩蓋了滿地的蒼苔；

是誰家黃昏的庭院，
那紅日移上牆來？

牆傍一叢寂寞的薔薇，
獨伴着朦朧的薄暮；
一個蝴蝶兒不住的飛飛，
迷失了來時的歸路！

山上的雲起雲落雲收，
收拾了薄暮的閑愁；
西方的月現如線如鉤，
又照在天外的山頭；

晚風輕拂着迷濛的山色，
嫣紅散染了前村；
爲了多少淚在這裏零落！
黃昏，我愛這黃昏。

林 中

今夜的白雲四散飛馳，
閃閃的小星無處藏躲；
螢火蟲兒偷偷的飛時，
疑心是流星離開了宿所！

幽靜的林中不見到什麼；
竹風搖動着一時的蕭索；
一個馬蟻潛伏在路旁，
覺出了今夜的不平常。

在死般的星光靜水池上，
林中的好歌不再聽見唱；
爲了今夜薄暮中，
黃鶯失去了知心的侶伴！

侶伴失去了再沒有回轉，
黃鶯的兩翼已飛得發軟！
這時一隻馬蟻又在爬行，
一路上不敢稍停。

可憐的小鳥跌在草畔，
對着星光無力的微嘆；
侶伴除非是即刻歸來！
黃鶯將化作粉碎塵埃：

散入世界漠漠的太空，
打聽愛人如今的所在；
愛人也許已在冥冥中，
願隨了風吹出天外！

花爲他流淚風爲他太息，

百般的安慰起在四面，
路旁的小草暗地裏祈念，
黃鶯心中無限的感激！

感激裏住一時的悲哀；
宇宙的同情流入胸懷；
飲一滴花瓣送下的露水，
併出兩顆傷心的淚來！

淚流出胸中沉重的壓迫；
悲痛的故事說與人聽；
禁不住滿心無力的難過，
哽咽的聲音絲一般的輕。

絲一般的敘說飛出黃鶯的口，
四隣的花草無聲了許久；

宇宙的同情是那樣的浩大，
黃鸞想了想不再說話！

看半夜的清風一絲絲的飛過，
野草都忙着新的花瓣；
葉上的露水不再滴落，
爲了明早的枝上更要好看。

思量！思量！百般的思量！
侶伴失去了怎會飛還？
林中萬物各自的忙，
天上的露珠雪一般的涼。

明早黃鸞獨自奮飛，
沒有見他飛回。
林中和從前一樣，
有風，有雨，有雷！

黃月之夜

爲了今夜的黃月如鈎，
採蓮曲響在荷花蕩；
不知有幾處小槳輕舟？
淡淡的雙影斜映在波上。

爲了今夜的暖風如醉，
口脂香透過了相思淚！
不知有幾處鷺鷥驚飛，
把一瓣初放的紅蓮踏碎？

不知有幾處低聲沉默；
不知有幾處淚珠零落；
不知隨着幾處的流水，
在不定的海上漂泊？

海上的流水何時回轉？
半夜的露珠沾溼了荷傘；
誰知那是露是淚，
還是多少無奈的回味？

湖上吹來一陣斜風，
漲滿了船上的輕蓬；
蕩漾到不知名的去處，
忘却了多少行程。

天上的白雲任意的徘徊，
一個好夢吹上心來；
夢見了蝴蝶，夢見了燕子，
夢見了所愛的胸懷。

倒在那懷中將信將疑；

不敢抬頭，但無限的神秘！
聽得脈搏愈跳愈急，
跳得胸中觸起了愁意。

一聲怪響起在天末，
流星的光華墜下山嶽；
這時天上漆黑如墨，
不見了如鉤的黃月！

流星之雨突現於無何有之鄉，
海般的天上一片奇香。
流星之雨無限的美麗，
消失於不可捉摸之天地！

一點的心靈暗伴着沙鷗，
流浪於無人過問的水流；

愛人的胸懷已然不見了！
空留下淡漠的閑愁。

千行的淚換得一刻的笑，
一笑時別再思索！
蹣跚笑後之淚再無人知道——
夢絲隱瞞着一時的難過！

雖然所愛的那樣飄渺，
不爲了傷情而不愛啼鳥。
流星之雨終於不見了！
一鉤的黃月落在山角。

天邊這時有一顆星，
追叙着失戀者之幽情；
一個故事接着一個故事，

林中不再有夜鶯的悲鳴。

輕盈的小槳慢慢的撥轉，
蕩出了清涼的荷港；
荷上的露珠搖曳而流散，
不知是誰人的船傍？

今夜的更聲敲過了今夜的湖上；
今夜的黃月迷失了今夜的惆悵；
今夜的風雨歸去了——
曉色朦朧中帶起了一線的白浪。

林庚：夜

8.6

開明書店總代售

	勘		誤	
頁	21	42	64	72
行	4	題	9	5
字數	1	題	7	3
誤	辨	夕除	暇	裏
正	辨	除夕	暇	裏

H 8 Z
449900